

我在恨水故里

曹冬艺

来张恨水研究会工作已两年有余。张恨水是小说大家，潜山是他的故乡，研究会的办事处就设在这里。我是安庆市区人，对潜山知之甚少，甚至连大名鼎鼎的天柱山也没有爬过，是张恨水研究让我走进这片温润、朴实的土地，我越来越多地感动并感恩着。



曹冬艺,现从事张恨水研究工作

潜山很小，走在城关的主干街道上，常常看到停下脚步彼此寒暄的身影；潜山又很大，阅遍万里山河的张恨水，眼底收不尽故乡的风光。张恨水在潜山度过令其受益一生的苦读岁月，后来，他辗转南北、成名直至离世，心中都满载对故乡的思念。2012年，张恨水的骨灰迁回潜山安葬，了却他最后的心愿。我没有经历这件事，但知道，这与已故的原潜山政协主席徐继达分不开。

是徐先生率先提出恢复张恨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。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改革开放之初，潜山是贫困县，“吃饭要紧”，对开展名人文化研究理解、支持的人并不多，徐先生顶住压力，一趟趟往市里、省里跑政策，天南海北收集资料，磨破嘴皮找经费，筚路蓝缕。多方奔走、紧张筹备，1990年5月，张恨水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安徽大学举办。如今，张恨水沉默的身影已重回世人视野，学术研究及宣传普及成果累累。潜山张恨水墓园与纪念馆，一批又一批游人虔诚驻足。2022年夏，徐先生因病去世。在他去世前的一年里，我们短暂交往。那时，他已至耄耋之年。初次见面，是在一栋居民楼里的一间布

置简单的书房，他中气十足地招呼我坐，听完介绍，笑眯眯地、洪亮地连说几个“好”字。我看到书桌上摊开一份文稿，不觉揣想，如此高龄审核稿件着实不易。徐先生拿起文稿，说文章还能写写，但在网上找图片配文字就不行了，问我能否帮忙找一些，我不禁哑然——徐先生竟亲自撰文。同事说，徐先生退休后并未赋闲，那间书房是他的办公室，除了张恨水研究，还呼吁梅花为潜山市花。之后，我偶尔看望他，在办公室或是他的家里。他家房子十分普通，特别的是，院里种有很多梅树，满院梅香。临近春节，我为徐先生夫妇拍了一组照片，梅花熠熠生辉，笑容灿烂夺目，不想定格成永恒。徐先生逝世后，许多人写回忆和怀念文章，阅读它们，我更多的了解了徐先生的坚毅与执着，当读到“第二届张恨水全国学术研讨会召开前夕，他劳累住院，躺在病床上审核资料，挂着尿管参加会议”时，不觉间，我的眼前又浮现出那温暖的笑，耳畔回荡那洪亮的“好”字。

张恨水是潜山人，确切的说是潜山余井人。汪中新先生也是余井人，他是张恨水同乡中的同乡。关于汪先生的过往，我知道的不

多，他退休前是基层教师，默默育人，对张恨水也颇有研究。他住在余井的乡下，蜿蜒曲折的乡间小道，不好找，但环境清雅，屋前有丛生的竹林，院里养着一盆盆花草。我和同事经常到这里向他请教，他总是热情地迎出来，张罗茶水果品，戴着老花镜，认真解答。他患病，常年服药，但很达观。研究会编印张恨水故里诗词集，想请他把关，他慨然应允，一字一句推敲修改，认真为诗集撰写序言。我向他学习诗词格律，他授业解惑细致入微，却不以老师自居，总是谦逊地与我以朋友相称。2022年下半年起，他耳疾加重，视力大不如前。我几次提出探望，他都以离家外居而回绝。春节后，我和同事再次尝试联系，他仍说尚在别处，我们多方打听，才知道他一直在家中养病。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迎出来，怪我们不该如此客气，“耳朵听不见，一只眼也快瞎了。”他有些不好意思，进里屋翻出一摞文稿，出来时几乎站不稳，“都是这些年整理出来的张恨水研究资料，还有一些电子版，交给你们，是最好的归宿。”

无论身处何处、面对什么样的人，张恨水从不讳言自己是潜山人，他称自己为“天柱山下人”“梅城笑翁”“程大老板同乡”，为潜山写下《秘密谷》《天明寨》《桂窗之忆》《潜山春节》等诸多文学作品，在上海《旅行杂志》发表《潜岳引荐录》，宣传推介天柱山。他带着沉甸甸的家乡情重回故里，在他长眠的地方，故里人延续着温润、质朴的生命。

小陌又逢春

程建华

潜山风云

潜山市城南，有小陌，也有梅花。少时，城南淹没在一片田畴中，小陌曲折凌乱，春来野草疯长，冬后霜雪覆盖。及至中年，小陌已成香径，田野也成了公园。

因有湖，公园便叫了雪湖公园。公园占地千余亩，草木葱茏，蔚为大观。此前，雪湖盛产贡藕，锋刀断处，藕白如雪，且丝丝相连，有“九孔十三丝”之美誉。因而湖上拱桥，也建成九孔模样，名曰“九孔桥”。天蓝得像块刚刚染过的幕布，站在桥上，放眼四顾，长廊、栈道、亭台、假山、楼榭、湖滩，一时尽收眼底，真是踏青、郊游、会友的好去处。

园中更有一座舒王台，为皇佑年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时所筑。乾隆版《潜山县志》载：“台螺旋而上者数丈，每夜月登眺，山黛朦胧，烟光缥缈，万井楼台在目。”王安石公务之余，常在台上秉烛夜读，百姓仰慕其神韵，称此景为“舒台夜月”。斗转星移，遥想王安石雪夜攻读时，台下定有梅香阵阵。王安石一生忧国忧民，

累受挫折，但不屈服的性情却也伴其一生，直至过了花甲之岁，犹以梅花自喻：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”而在舒州通判任上时，王安石年方而立，怀抱利器，傲霜凌雪，此时能入其法眼，引以为友的，大概也只有梅花了。

而今日的舒王台下，甚至整个雪湖公园，赫然已成了梅花的海。

当燕子衔着春讯还在飞来的路上，公园里早已万物萌动。一片明艳的流云下，太阳穿过粼粼湖水，正光芒万丈而来。湖水褪去了冰雪外衣，咯咯笑着，一浪一浪涌向湖岸，扑向湖岸，拍向湖岸。岸边昏睡的树木、小草、芦苇，再也经受不了这明目张胆地撩逗，攒着劲，愤怒地吐穗、发芽、冒尖、生长，一夜间，岸边就披上了一层深深浅浅的绿。

楼台前，水岸边，山坡上，游人如织，娃娃，少妇，壮年，老人，皆在尽情欢笑，人们恨不能将眼前的一切，紧握掌心，带进梦里。万千朵蓄势已久的梅花，听见花神一声清脆的号子，一齐声势浩大地扯下面纱，绽出娇颜。梅花家族品性不同，各领风骚：宫粉梅花瓣交织，层峦叠嶂；朱砂梅雍容华贵，稳重端庄；绿萼梅花蕾浅

绿，静若处子……她们花团锦簇，笑语盈盈，相映成趣。春风终于姗姗而来，风儿悄悄抛了个媚眼，玉蝶梅、骨红梅、送春梅、美人梅、垂枝梅，一时如点燃的烟花，噼噼叫着，势将一生的精华在这一刻挥霍干净。她们舒臂伸腰，搔首弄姿，开得宣泄，开得奢靡，开得汪洋恣肆，开得旁若无人；她们殷红，浅黄，纯白，淡墨；她们像一团火，一片霞，一幅画，一场梦；她们用尽铺陈、起伏、回环、夸张的排比虔诚地赞颂着这个春天。一缕缕，一团团，一阵阵的幽香，醉了游人，醉了草木，醉了城南。

不仅城南，家乡城北，三祖寺畔的山谷流泉，也妖娆着梅花的身影。溪水淙淙，徜徉谷间，沿小陌，缘溪行，两岸茂林修竹，落英缤纷。行百十步，山谷豁然开朗，有吞吐天地之势。一时崖壁如切，藤萝缠绕，却见这崖壁上，石刻密布，时间自唐朝至民国，前后千余年。辨其字体，楷、草、隶、篆，无所不俱。识其作者，不乏李德修、王安石、苏东坡、王庭坚、胡纘宗、张楷等历代大家。四百余方石刻中，有一首诗文对仗工整，镶嵌唐刻宋刻之间，诗曰：“扶藜踏雪访梅花，小驻青牛处土家。却笑十年萦组绶，何如一夕卧烟霞。”此诗作者不可考，或是青牛处士好友，专为寻梅而来。作者慨叹：可笑我被官服缁带束缚了多年，竟不如在这灿如烟霞的梅林睡上一晚快活啊！随这千年一叹，今人似乎也回到了千年之前那个红梅映雪的初春，而家乡梅花之盛，也随这首诗绵延了千年。山谷流泉溪水冷冷，淡淡梅香和着墨香，也随之

氤氲了千年。

不仅山谷流泉，家乡的山上、坡上、岭上、堤畔、堰下、村头、巷陌，无处不荡漾着梅花映雪傲霜的芳菲，无处不蕴藏着梅花盛大抒情的妩媚。因而家乡的河，叫了梅河；家乡的寨，叫了梅寨；家乡的渡，叫了梅渡；家乡的街巷，叫了梅花小姐（传说是为了纪念明朝一位乐善好施、喜爱梅花的官宦小姐）；家乡的城，就叫了梅城。

梅花娇嗔一笑的日子，行走在梅城的小陌，无处不是春天。



程建华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副刊编辑